

没有战争的年代

2

阿·阿纳尼耶夫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没有战争的年代

第 二 卷

〔苏〕阿·阿纳尼耶夫 著

刘登科 徐光雄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А. А. Ананьев
ГОДЫ БЕЗ ВОЙНЫ

Книга вторая

本书根据苏联 Роман-газета

1982年第1、2期译出

没有战争的年代

第二卷

〔苏〕阿·阿纳尼耶夫 著

刘登科 徐光雄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279,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8,000 册

书号: 10188·450 定价: (六) 1.40 元

第一部

1

一九六六年，俄罗斯整个中部地区，春天提早到来，暖意盎然。三月初，积雪开始消融，月中，田野露出斑斑黑土，路面的冰层已经消失，路旁，娇嫩的小草几乎是让人觉察不到地蓦然破土而出。四月，大雨滂沱。五一节前，尤其是节后，到处郁郁葱葱，百花盛开。清晨，在桦树林上空，再也看不见淡紫色的轻烟。农事开始，雾季来临，夜间在沟壑、低洼草地和小河上凝聚起来的浓雾，弥漫到田野和耕地上，笼罩了正在耕作的拖拉机。春天使农民欢欣鼓舞，促使他们忙碌起来，也引起他们的担心和期望，但愿眼下的勤劳（庄稼人总是这样），秋后能得到慷慨的报酬。尽管有科学的劳动组织，每天的天气预报，上面下达的指示和建议，——其实所有这一切，对农民来说，早已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但促使他们起早下地干活的，仍然是那世代因袭相传的生活习惯。也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惯的力量，每天清晨唤起阿基姆·苏霍格鲁多夫老人——阿尔谢尼的前妻加琳娜的继父。象所有的老人一样，苏霍格鲁多夫睡不踏实，觉也很少。晨光熹微，窗子上刚一发亮，他就穿上靴子和皮坎肩，来到院子里。

菜园外边就是沟壑，沟外是冬小麦地。苏霍格鲁多夫沿着菜园里的小路向沟壑走去，露水溅湿了靴子。这时沟里还贮满了牛奶似的白色浓雾。他漫步向下走去，进入雾中。雾气先是遮住了他的胸部，旋又盖住双肩，最后连头也没入浓雾中了。他走到沟对面时，正是太阳喷薄欲出的清晨时刻。在通向小丘的那片秋播地上，缀满露珠闪闪烁烁，宛如碧绿的草茵上的点点霜华。沟壑里升起的浓雾，象从大碗里冒出来似的，翻滚着，犹如稀疏的团团棉絮，铺满了田野。雾气一会儿落在苏霍格鲁多夫身后，一会儿又赶上他。他时而进入齐腰深的乳白色雾海之中，时而又走出雾海，觉得十分惬意。衣服渐渐湿了，但他穿着皮坎肩，身上还是暖烘烘的，一点儿也不觉得潮，正如脚在靴子里也是暖烘烘的，并不觉得潮湿一样。一种沁人肺腑的温暖的感觉，一种仿佛从梦中醒来的黎明带来的清新感觉，十分强烈，使他心旷神怡。他觉得，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比眼前的景色更美的了：从白雾中诞生的黎明，洒满露水的庄稼、小丘，向道路伸展的桦树林，大路，路旁的甜菜地和村庄。村里的木屋忽而隐没在齐窗高的雾霭之中，忽而又从雾中脱身而出，在葱绿的菜园和庭院衬托之下，那些年久失修、已经发黑的圆木墙壁显得格外阴暗。

老人向大路走去，又按原路折回。归途中他也感到十分惬意。太阳离地平线已有一掌高，可以稍稍转过头去，让耀眼、温暖的阳光照射到脸上。浓雾渐渐消散，透过薄雾，已经露出沟底，沟壑里有一条小溪，几处堤埝，还有一丛丛圆

滚滚的，象淡白色圆形巨石似的河柳。阳光晒干了露水，到处都飘散着泥土、青草、春雨和预兆夏季即将来临的浓郁气息。苏霍格鲁多夫仍然顺着那块冬小麦地走走停停，不时环顾四周。他思绪万千，这些想法异乎寻常，他仿佛觉得，他过去忙忙碌碌、忧心忡忡、彻夜不眠所竭力追求的目标（包括自己职务上的晋升和如他所理解的大众的公共福利），似乎毫无意义，就象从树上脱落下来的枯树皮一样，不过是一种表面的东西；而生命却是延续不断的，另有它自己的目标和使它本身不断更新的力量。苏霍格鲁多夫懂得，只有上年纪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但他还是甘心沉溺于这种思绪之中，因为他从中得到了慰藉：生命永无止境，生命的一切息息相关，正因如此，死亡就是一种虚幻之物，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受大自然支配的不断的复苏过程。

他还想活得长久些，还想有所作为；同时他也感到，自己年迈力衰，只能局限于发表议论，对家庭以外的集体大事已经无能为力了。他每天清晨散步，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养身之道。现在，他十分珍惜生命，他越是明显地意识到自己常常是在无益地虚度年华，就越加珍惜自己的余年。

苏霍格鲁多夫在姆增斯克有一所房子，但他只是在严寒季节去过冬。或是被邀请参加区委全体会议和在某次会议上发言时，才搬去住一阵。平时，他总是深居简出，住在波梁诺夫卡。这是一个只有十二户人家的衰落的小村子，因此，人们早就不管它叫村子了，而认为它只是一个别墅区。

只有一些不愿迁往中心村的退休庄员，在这里安度晚年。波梁诺夫卡为耕地和小树林环抱，好似浩瀚的谷海中的一座孤岛，周围的土地由邻近的大村库尔恰维诺（农庄的中心村就在这里）的农机人员耕种。在波梁诺夫卡这里，没有商店、学校、村苏维埃，甚至也没有生产队的田间休息站。只是在苏霍格鲁多夫家里有一架电话，这是根据特别指示为他这位前任区委负责人安装的。这架电话，可以直通姆增斯克、奥勒尔，也可以从库尔恰维诺请医生。但苏霍格鲁多夫却很少使用它。他需要电话只是以防万一，使他不致和他曾为之殚精竭虑，贡献出一切力量的那个世界失去联系。这个世界从他的菜园开始，一直延伸到莫斯科和战火蔓延过的、更遥远的地方。他和这个世界息息相关，并在其中生活，但也正象过去的年代一样，他又总是想摆脱这个世界。他需要过恬静、安逸的生活（离开了耕地和犁耙的农村居民总是如此），而波梁诺夫卡正是一处世外桃源。清晨，这里没有人出来放牧，因为这里总共只有几头牛，都是用长绳子系在木桩上，在树林和田野之间的小路上吃草；仅有的几只羊也被拴住，免得祸害庄稼；只有鸡在各家的院里、院外和街上自由自在地东跑西窜，在干粪堆里乱扒、乱刨。拖拉机每年只从库尔恰维诺开来一次，在春天耕种菜园，还有邮递员有时骑着自行车来送报纸和信件。仲夏季节，假期来到，波梁诺夫卡才暂时热闹起来。住在城里的儿女来到老人家里，还带来自己的孩子，有时就把他们留在这里，一直住到秋天开学的时候。

苏霍格鲁多夫的许多熟人、朋友和亲戚也常来看望他。他们不只是为了来乡间消夏和休息，因为苏霍格鲁多夫在职时，帮助过很多人，人们出于对他的尊敬，纷纷来拜访他，并住上一段时间。因此，尽管苏霍格鲁多夫竭力想要幽居独处，家里还是经常门庭若市。亲友们没有忘记他。这使他高兴；但人们络绎不绝，又使他烦恼。这时，他就走到田野里，独自一人，自由自在地思索和评价他一生所做的事情和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波梁诺夫卡是他的故乡，他住的是他父亲的旧居，现已经过重修、翻新、扩大和增建。这里的房间，供居住和接待客人用是绰绰有余的，特别是夏季，把那冬天不生火的、适合住人的顶层阁楼收拾整齐，就更不成问题了。在这衰落的小村子里，改建这样一所邸宅，似乎是荒诞不经的。但是，这对苏霍格鲁多夫来说，却是意味深长的：他还要活一阵子，而他深信，也只能在这里度过自己的晚年。波梁诺夫卡离姆增斯克，离辛菲罗波尔到莫斯科的干线，各有三十公里。他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而且在波梁诺夫卡度过第一个夏天之后，还暗自嘲笑那些出主意的人。他想：“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想生活并得到幸福，更需要的是什么呢？”他的结论是，一个人要想生活得幸福，只有象他现在这样过日子，而不是追求他过去追寻过、而现在许多人仍在孜孜以求的那些东西。

苏霍格鲁多夫多年的区委书记工作，就是为了巩固集体农庄的经济，改善庄员的生活。他苦心孤诣，要使挤满木

头房子的旧农村变成象城市一样明亮、宽敞、清洁的新农村。可是现在,当他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有些村子,象毗邻的库尔恰维诺,已经改建并扩大了;而另一些,象波梁诺夫卡,则日趋衰落),尤其是看到这个衰落的波梁诺夫卡时,他感到,在他过去的工作中,有些考虑欠周的地方。他觉得,简陋的旧农舍已经拆除,丝毫不值得留恋的艰苦的农村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还有一种使他(以及每个俄罗斯人)感到十分亲切的东西,也随之渐渐消失了,而正是这种十分亲切的东西把他和土地,和几千年来人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曾经从书本上了解到这种生活,而在这儿,在村子里,不管他看什么,似乎都能在其中看到这种生活。他走过杂草丛生的旧教堂遗址,立刻就回忆起,教堂门前原是一片广场,那是全村的中心,从别的村子到姆增斯克去的过往农民,常常把大车停在广场上,打尖歇脚,因此这里总是留下很多马蹄印、牲口吃剩的草料和马粪。一到冬天,这些马粪就在被雪橇压实的雪地里结成硬块。他没有去想,那些庄稼人生活得怎么样,他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在波梁诺夫卡停留,他回忆的只是那片广场,在雪地上留下的马粪和吃剩的草料,他觉得,这幅熟悉的图景,正好勾画出几十年来年复一年循环往复的生活,而这种生活的温暖感染着他,使他心里觉得暖烘烘的。当他看着那些残存的、已经废弃不用的粮仓时(这些粮仓并没有完全烧光,在村里一些地方仍旧可以看到),当他从远处眺望波梁诺夫卡时,都有同样的感受。有时,他会突然回忆起第一批交公粮的农庄车队,

沿着冰天雪地的土路，迤逦驶向姆增斯克的粮库，那些现今自称为庄员的世世代代的庄稼汉，交完了公粮，在燃起的篝火旁喂马、取暖。一想起这些情景，对往昔农村生活的眷恋，便在他心中油然而生。现在，他已经不是从最近历史的角度和他的亲身经历来对待生活和看待生活了，他只是觉得，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是令人神往的，过去如此，今后也将长期如此。

2

苏霍格鲁多夫说不清楚，他的家庭生活是否幸福。他前后两个妻子都已去世，现在他和第三个妻子一起生活，看来，他把自己为时已晚的对家庭的依恋之情，全部倾注在她身上了。

他的第一个妻子是奥勒尔市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女儿，她给苏霍格鲁多夫留下了一个儿子杰缅季。第二个妻子（也就是加琳娜的母亲）是姆增斯克的一位女教师，战前就和他生活在一起，她在苏霍格鲁多夫当选为区委第一书记，日子过得最美好的时候去世了。第三个妻子，原来是和苏霍格鲁多夫相知甚深的一位国营农场场长的妻子，她的丈夫恰好是在苏霍格鲁多夫退休的那一年去世的。苏霍格鲁多夫出于对她丈夫的怀念，曾去探望过克谢妮娅·阿列克桑德罗芙娜，后来又去过两次。当他搬到波梁诺夫卡时，出乎亲友们的意料，他把她带回家中，和

她结了婚。

克谢妮娅的两个女儿，都早已出嫁，婚姻美满，她们不和母亲住在一起。小女儿住在姆增斯克，大女儿随丈夫，一位年轻的桥梁工程师，住在西伯利亚西部的鄂毕河畔。大女儿常有信来，克谢妮娅和小女儿经常见面，她每次到姆增斯克去买东西或者办旁的事情，总要去看看女儿。从库尔恰维诺到市里，她总是乘公共汽车，可是到库尔恰维诺这一段路只能步行——或者绕过树林走乡间土路，或者径直走林间小路——这条路是波梁诺夫卡的老庄员们不顾库尔恰维诺村苏维埃主席每年都发出的禁令踏出来的。

克谢妮娅比苏霍格鲁多夫年轻十来岁，是一个性格乐观、善于持家、心地善良的妇女。她是这样一种女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体验过那种情意绵绵的强烈感情，因此终生都抱定一种信念，认为世上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爱情，人与人之间只有一种相互依恋的感情，对孩子、对事物、对家庭，都是如此。她精于烹饪，喜欢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她对待丈夫的态度，就象对待东西一样——犹如对待她每天都要打扫的毛毯和地毯，或是她经常要擦拭灰尘的首饰匣、花瓶和雕塑品。丈夫（她对他，就象对家里的所有物品一样，具有一种无意识的依恋感情）是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没有丈夫，对她来说，就象旋转的车轮缺少了一根辐条。她觉得自己是整个家庭生活的中心人物，是她在支配丈夫和女儿，可实际上，正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她，并感到心满意足，十分幸福。看不出她花费了多少精力，两个女

儿（实际上，她只是照料她们的吃喝穿戴）已完成学业，安顿好了自己的生活。家里不时添换一些新东西，这也看不出她曾怎样为此操心。因此，克谢妮娅从这种生活中体会到，任何愿望到时候都能满足；一切事情，或迟或早，自然会水到渠成，无需催促，无需匆忙。她的这种思想方法、对事物的这种依恋感情、对生活的这种看法，后来都全盘带到了苏霍格鲁多夫家里，没有丝毫改变。她的前夫猝然去世后，似乎已经停止转动的车轮，现在好象又重新装上那根缺少了的辐条，象过去多年来一样，又以飞快的速度无声地、均匀地转动起来。除了她不能、也不想丢弃的毛毯、地毯、首饰匣和花瓶，又增添了一件她最缺少的东西——她的丈夫阿基姆·苏霍格鲁多夫，而这件东西也需要她细心照料，于是，她就很自然地，立刻象过去那样心甘情愿地照料起丈夫来。由于她性格温顺，持家有方，很快就和苏霍格鲁多夫的妹妹斯捷潘妮达建立了友谊。斯捷潘妮达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一直住在波梁诺夫卡（苏霍格鲁多夫的另一个妹妹乌莉扬娜住在库尔恰维诺）。克谢妮娅和斯捷潘妮达整天忙忙碌碌，谈不完的话，饮不尽的茶，使家里充满了生气。她们两人的爱好和习惯相似，只在一点上稍有不同，斯捷潘妮达总是一身农村打扮，穿着又肥又长的上衣和裙子，她和苏霍格鲁多夫家族中所有的人一样，肩膀很窄，因此衣服总是向下耷拉着，看不出腰身，也显不出胸部，浑身上下是扁平的，在这扁平的体型上，只有那件灰色亚麻布的绣花围裙特别显眼，这件围裙她好象夜间也舍不

得脱掉。而克谢妮娅，只有在家里进行她称之为大扫除的日子，才是一副农村打扮，其他时候，她总是穿一些不太贵重但却很好看的罩衣，这些罩衣虽也肥大，但却使她那明显衰老而还相当丰满的身躯显得十分悠闲、高雅。这一点在她身上表现得很自然，以致家里所有的人，包括来访的客人、苏霍格鲁多夫和斯捷潘妮达，都认为，情况只能是这样的，不然的话，反而使人困惑不解。克谢妮娅有其过去的生活（她和国营农场场长婚后的生活），这经常可以从她身上感觉出来，斯捷潘妮达则没有这样的过去（她的丈夫一直是集体农庄的饲马员，战时参了军，再也没有回来），她根本无法和克谢妮娅相比。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她们两人彼此心照不宣地取得了默契，把家务劳动作了这样的分工：粗活、重活大部分由斯捷潘妮达干，仿佛她对这种活更习惯，而细活、轻活则由克谢妮娅来做。但事情只要关系到一家之主——一天到晚沉思默想、想着克谢妮娅和斯捷潘妮达全都不明白的各种操心事的那位老人——她们两人的想法总是不谋而合。苏霍格鲁多夫从来没有对家里人谈过，他被解职是不公平的，但家里人对这一点却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尤其是斯捷潘妮达，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阿基姆退休之后，她都十分钦佩哥哥，认为他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洞察生活和驾驭生活的非凡能力，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苏霍格鲁多夫家里只饲养几只母鸡和一头用残羹剩饭喂养的小猪。家业虽然不大，可家务事却不少：每天早晨都要去取牛奶，生茶炊，然后还要到库尔恰维诺去采购食品，

如果来了客人，还得招待他们，留他们吃饭，这些家务事全都落在斯捷潘妮达和克谢妮娅身上。她们的生活并不是只能局限在家务事的圈子里，而是因为她们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使她们不可能越出这个狭小的天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苏霍格鲁多夫是不管这些家务事的，所以他好象就能经常超脱开这个狭小的天地，集中思想去考虑如今他不在区委工作时各阶层人民生活中国家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事情。

3

每年，播种刚一结束(牧草收割这时还没有开始)，区领导都要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会前，通常先开区委全体会议，讨论那些提交大会通过的问题。这种制度已经存在很久，在苏霍格鲁多夫以前，在他主持区委工作期间，在他离职以后，一向如此。因为不能不讨论播种工作的总结，更不能不商量一下未来的任务。苏霍格鲁多夫很了解区里的这种工作制度，准备在五月底去姆增斯克，参加区委全体会议(他一直还是区委委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在这些会议上，他毫无收获，只是端坐恭听别人的发言，会上的发言和通过的决议，大都不合他的意。尽管现在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他都不喜欢，而且回到波梁诺夫卡之后，总是说，再也不去参加这些会议了，但开会时间一到，他就变得坐卧不宁，焦急地等待电话通知，如果有人或因为某种原因通知得

晚了，他就大发雷霆。会外的频繁接触，使他回忆起自己过去的工作，这时他仿佛又置身于往昔工作繁忙的那个世界。如果这种思念一旦从他记忆中消失，他也就很难设想他还活在人间了。他喜欢那种济济一堂、议论纷纷的景象，集体农庄主席，党的工作者，国营农场场长，云集一处，他们个性不同，见解各异，但大家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苏霍格鲁多夫看着他们，总是想：“不，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就是高山也能扳倒。”多年来，他曾领导过他们，领导过这些能扳倒高山的人（他意识到，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他想到这里，心里就充满一种特殊的感情。

区委全会召开前夕，苏霍格鲁多夫带着克谢妮娅一起来到姆增斯克。他异常兴奋，象往常一样，气宇轩昂。

一到住处，他先打了几个他认为需要打的电话，又接了几个别人打来的电话，然后，他稍微休息一下，换了衣服，就去拜访他的老朋友——区报前任编辑伊利亚·尼卡诺罗维奇·库兹涅佐夫。库兹涅佐夫动过大手术（胆囊切除），体质还很虚弱，不能出门。

“还行吗？”苏霍格鲁多夫随着伊利亚·尼卡诺罗维奇走进屋里，望着他瘦削下垂的肩膀，问道。

“老兵还能挺一阵子，”伊利亚·尼卡诺罗维奇回答，他没有回头，两条腿在镶木地板上困难地迈着，“你是来开区委会的？”

“嗯。”

“你来了，可太好了。家里人都出去了，喝茶吗？”